

無罪推定原則

公司來了一個新同事。

當時我正在電腦前埋頭工作，從桌案中抬起頭，那人身穿黑色西裝，打著一條藍色領帶，一臉拘謹地向大家打招呼。

他的工位安排到了我右邊，我把我桌前地板放著的垃圾桶向左移了移，即使它沒有佔到他的座位。

他對我揚起一抹友好的笑，「謝謝。」說完，猶豫了一會，他又開口：「你好，我叫宋瑞文，你呢？」

我盯著螢幕：「噢，你好，我叫林致成。」

身旁沒有了聲音，我仔細看過試算表裡的數字，也沒注意他有沒有回應。

按理說我要照應一下新人，但奇怪的是在這幾週裡，我們沒有任何公事之外的對話。

偶爾我替他檢查月報表，我們僅有的對話就在他再三的道謝裡結束。

這天我將財務預算編列完，輕吁了口氣，一旁的手機跳出了幾條新訊息。

「宋瑞文在以前的公司私吞公款，才被辭退……」

「真假？沒有被起訴嗎？這是侵佔罪吧？」

聊天室裡熱火朝天的討論，我悄悄撇過頭，宋瑞文正在對比檢查前一年度的財務報表，渾然不知自己正被肆意八卦著。

雖然謠言不可信，我仍不免有些震驚。

我正偷覷他，怎料他驀地轉頭，嚇了我一跳，他輕笑起來：「怎麼了嗎？」

我心虛的乾笑一聲，撓了撓頭，想掩飾不自在：「你不去吃飯嗎？我幫你帶一份回來？」

終於從大太陽下回到了辦公室，一群人聚集在一邊交頭接耳，大概還在八卦那件事。

我提起手上的塑料袋看了看，嘆口氣，走到座位，將食盒放在了他桌邊。

他抬頭向我笑了笑，十分客氣的道了謝，我隨意扯出一個笑，不敢與他對上視線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我有意無意的與他拉開距離，甚至恰巧碰上，我也低頭佯裝沒看到。

有些同事卻對他除了工作上的刁難，還將咖啡液灑在他做好的報表上。

甚至故意撞他，令他手上一疊的文件夾頓時散落一地。

沒人上前幫他一起撿。

漠不關心的表情出現在每個人臉上，所有人冷眼旁觀，最終只聽得宋瑞文不斷道歉的聲音。

一個人無論是否真的有犯錯，輿論會使他被定罪。

我愣愣地望著這一幕，在一瞬間似乎看見了他眼角泛紅，而他也幾乎同時間便低下了頭，然後有些狼狽的跑出辦公室。

心裡油然而升起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，我只能茫茫然地任這種情緒蔓延，卻什麼也不能做。

也許在當下看到訊息時，我在心底就給他判刑定罪了。

我被良知及畏怯相互拉扯著，彷彿下一秒靈魂就要被撕扯成兩半——

尖銳的鬧鈴突然響起，我從睡夢中驚醒，已經早上七點了。

今天要開財務會議，我急匆匆趕到公司，在會議開始前正好入座。

會議照例就是報告季度數據、檢討各項預算編列等等。

等到會議結束，已經正中午了。

「阿成，一起吃飯嗎？」一個同事問道。

我不太想和他們去，隨口答道：「你們去吧，我待會兒隨便吃吃就行。」

過了片刻，我伸了伸懶腰，正準備去找點吃的，卻突然莫名想起自己上次替宋瑞文帶的盒飯，而那個人……。

我猛的轉頭，卻發現右邊座位空無一人。

應該是請假吧。

可是接下來好幾天，我都沒再見到他來上班，周圍同事也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。

再後來，他的桌子不知何時被清空了，我才真正意識到，原來他並不是請假。

他連個招呼都沒打。

他連自己的東西也沒有收拾。

就連工作他也沒好好交代清楚。

沒人知道他走了。

他走了，走去哪？

我想找人打聽，卻根本不知道找誰。

很久之後，我突然回憶起和他初次見面時的第一次交談，我說完我的名字，他沒有回應我。

我猜想他應該是靦腆地笑著點頭，卻礙於我正專注工作，才沒有再開口。

我當時為什麼不回頭看著他眼睛，再回答他呢？

我又想到，我替他檢查月報表的時候，那時他一連的道謝，即使我一再說這沒什麼，讓他別跟我客氣，他卻說我真的幫了他很大的忙。

還有他被其他同事欺侮的時候——

我輕扯嘴角，想抽自己一巴掌。

說一個人的改變，是從另一個人的到來或離開開始。

這段日子也許只是我漫長的人生裡一小部分，但沉重的後悔卻是深刻壓印在心底，甚至，骨髓裡。